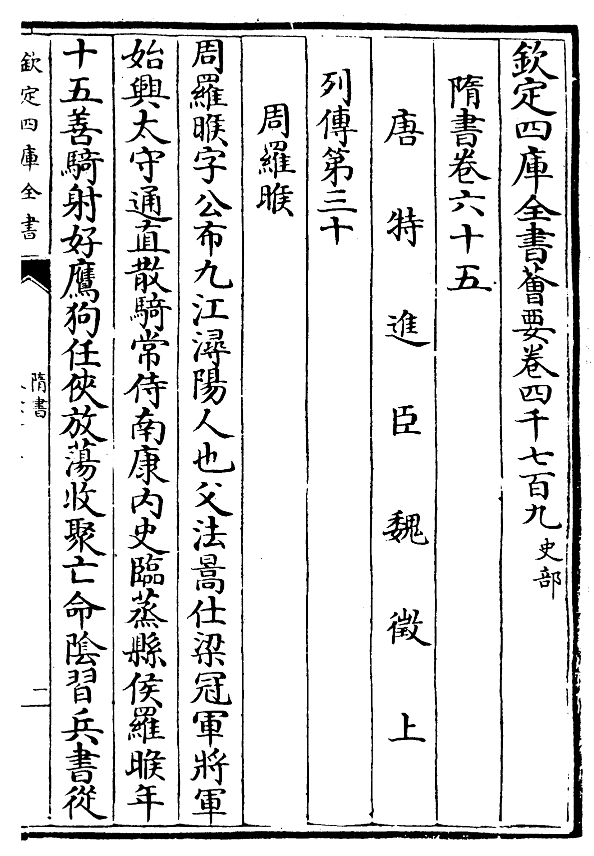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九　史部

隋書卷六十五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十

周羅睺

周羅睺字公布九江潯陽人也父法暠仕梁冠軍將軍始興太守通直散騎常侍南康內史臨蒸縣侯羅睺年十五善騎射好鷹狗任俠放蕩收聚亡命陰習兵書從

祖景彦誡之曰吾世恭謹汝獨放縱難以保家若不喪
身必將滅吾族羅睺終不改陳宣帝時以軍功授開遠
將軍句容令後從大都督吳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為
流矢中其左目齊師圍明徹於宿預也諸軍相顧莫有
鬬心羅睺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因而副
之斬獲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彭城
摩訶臨陣墮馬羅睺進救拔摩訶於重圍之内勇冠三
軍明徹之敗也羅睺全衆而歸拜光遠將軍鍾離太守

十一年授使持節都督霍州諸軍事平山賊十二洞除右軍將軍始安縣伯邑四百戶總管檢校揚州内外諸軍事賜金銀三千兩盡散之將士分賞驍雄陳宣帝深歎美之出為晉陵太守進爵為侯增封一千戶除太僕卿增封并前一千六百戶尋除雄信將軍使持節都督豫章十郡諸軍事豫章内史獄訟庭決不關吏手民懷其惠立碑頌德焉至德中除持節都督南州諸軍事江州司馬吳世興密奏羅睺甚得人心擁衆嶺表意在難

測陳主惑馬蕭摩訶魯廣達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勸其反羅睺拒絶之軍還除太子左衛率信任逾重時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為後也都官尚書孔範對曰周羅睺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出督湘州諸軍事還拜散騎常侍晉王廣之伐陳也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秦王俊軍不得度相持踰月遇丹陽陷陳主被擒上江猶不下晉王廣遣陳主手書命之羅睺與諸將大臨三日放

兵士散然後廼降高祖慰諭之許以富貴羅睺垂泣而對曰臣荷陳氏厚遇本朝淪亡無節可紀陛下所賜獲全為幸富貴榮祿非臣所望高祖甚器之賀若弼謂之曰聞公郢漢捉兵即知揚州可得王師利涉果如所量羅睺荅曰若得與公周旋勝負未知可也其年秋拜上儀同三司鼓吹羽儀送之于宅先是陳裨將羊翔歸降于我使為鄉導位至上開府班在羅睺上韓擒於朝堂戲之曰不知機變立在羊翔之下能無媿乎羅睺荅曰

昔在江南久承令問謂公天下節士今日所言殊匪誠臣之論擒有媿色其年冬除幽州刺史俄轉涇州刺史毋憂去職未朞復起授幽州刺史並有能名十八年起遼東之役徵為水軍總管自東萊汎海趣平壤城遭風船多飄沒無功而還十九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從楊素擊之虜衆甚盛羅睺白素曰賊陣未整請擊之素許馬與輕勇二十騎直衝虜陣從申至酉短兵屢接大破之進位大將軍仁壽元年為東宮右虞候率賜爵義寧

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戶俄轉右衛率煬帝即位授右武候大將軍漢王諒反詔副楊素討平之進授上大將軍其年冬帝幸雒陽陳主卒羅睺請一臨哭帝許之縗絰送至墓所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世論稱其有禮時諒餘黨據晉絳等三州未下詔羅睺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為流矢所中卒于師時年六十四送柩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飄風旋遶馬絳州長史郭雅稽顙呪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尋即

除殄無為戀恨於是風静馬行見者莫不悲歎其年秋七月子仲隱夢見羅睺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弓箭刀劒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日也贈柱國右翊衛大將軍謚曰壯贈物千段子仲安官至上開府

周法尚

周法尚字德邁汝南安城人也祖靈起梁直閣將軍義陽太守廬桂二州刺史父炅定州刺史平北將軍法尚

少果勁有風槩好讀兵書年十八為陳始興王中兵參軍尋加伏波將軍其父卒後監定州事督父本兵數有戰功遷使持節貞毅將軍散騎常侍領齊昌郡事封山陰縣侯邑五千戸以其兄武昌縣公法僧代為定州刺史法尚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言其將反陳宣帝執禁法僧發兵欲取法尚其下將吏皆勸之歸北法尚猶豫未決長史殷文則曰樂毅所以辭燕良由不獲已事勢如此請早裁之法尚遂歸於周宣帝甚優寵之拜

開府順州刺史封歸義縣公邑千戸賜良馬五匹女妓五人綵物五百段加以金帶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明詐為背已奔于陳偽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北人皆竊議盡欲叛還若得軍來必無闘者自當於陳倒戈耳猛以為然引師急進法尚乃陽為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舸於浦中又伏精鋭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迎流拒之戰數合偽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

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既而浦中伏舸取其舟楫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虜八千人高祖為丞相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珣率兵陽為助守因欲奪其城法尚覺其詐閉門不納珣遂圍之于時倉卒兵散在外因率吏士五百人守拒二十日外無救援自度力不能支遂拔所領棄城遁走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歸于陳高祖受禪拜巴州刺史破三鵶叛蠻於鐵山復從柱國王誼擊走陳寇遷衡州總管四州諸軍

事改封譙郡公邑二千户後上幸洛陽名之及引見賜金鈿酒鍾一雙綵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給鼓吹一部法尚固辭上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者欲令公鄉人知朕之寵公也固與之歲餘轉黄州總管上降密詔使經略江南伺候動靜及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隸秦孝王率舟師三萬出于樊口陳城州刺史熊門超出師拒戰擊破之擒超於陣轉鄂州刺史尋遷永州總管安集嶺南賜縑五百段良馬五匹仍給黄州兵

三千五百人為帳内陳桂州刺史錢季卿南康内史柳璿西衡州刺史鄧暠陽山太守毛爽等前後詣法尚降陳定州刺史呂子廓據山洞反法尚引兵踰嶺子廓兵衆日散與千餘人走保巖嶮其左右斬之而降賜綵五百段奴婢五十口并銀甕寶帶良馬十匹十年尋轉桂州總管仍為嶺南安撫大使後數年入朝以本官宿衛賜綵三百段米五百石絹五百疋未幾桂州人李光仕舉兵作亂令法尚與上柱國王世積討之法尚馳往桂

州發嶺南兵世積出岳州徵嶺北兵俱會于尹州光仕來逆戰擊走之世積所部多遇瘴不能進頓于衡州法尚獨討之光仕帥勁兵保白石洞法尚捕得其弟光略光度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附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法尚遣兵列陣以當光仕親率奇兵蔽林設伏兩陣始交法尚馳擊其柵柵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潰追斬之賜奴婢百五十口黄金百五十兩銀百五十斤仁壽中遂州獠叛復以行軍總管討平之巂州烏蠻

叛攻陷州城詔令法尚便道擊之軍將至賊棄州城敗走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使慰諭假以官號僞班師日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飲相賀法尚選步騎數千人襲擊破之獲其渠帥數十人虜男女萬餘口賜奴婢百口物三百段蜀馬二十匹軍還檢校潞州事煬帝嗣位轉雲州刺史後三歲轉定襄太守進位金紫光祿大夫時帝幸榆林法尚朝于行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

御營之外請分為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絶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間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以為如何法尚曰結為方陣四面外距六宮及百官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内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為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

不利屯營自守臣謂牢固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衛將軍賜良馬一匹絹三百疋明年黔安夷向思多反殺將軍鹿愿圍太守蕭造法尚與將軍李景分路討之法尚擊思多于清江破之斬首三千級還從討吐谷渾法尚别出松州道逐捕亡散至於青海賜奴婢一百口物二百段馬七十匹出為敦煌太守尋領會寧太守遼東之役以舟師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反與將軍宇文述來護兒等破之以功進右光祿大夫賜物九百段時

有齊郡人王薄孟讓等舉兵為盜衆十餘萬保長白山頻戰每挫其鋭賜奴婢百口明年復臨滄海在軍疾甚謂長史崔君肅曰吾再臨滄海未能利涉時不我與將辭人世立志不果命也如何言畢而終時年五十九贈武衛大將軍謚曰僖有子六人長子紹基靈壽令少子紹範最知名

李景

李景字道興天水休官人也父超周應戎二州刺史景

容貌奇偉膂力過人美鬚髯驍勇善射平齊之役頗有力焉授儀同三司以平尉迥進位開府賜爵平寇縣公邑千五百戶開皇九年以行軍總管從王世積伐陳陷陣有功進位上開府賜奴婢六十口物千五百段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別平倉嶺還授鄜州刺史十七年遼東之役為馬軍總管及還配事漢王高祖奇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尋從史萬歲擊突厥於大斤山別路邀賊大破

之後與上明公楊紀送義成公主於突厥至恒安遇突厥來寇時代州總管韓洪為虜所敗景率所領數百人援之力戰三日殺虜甚衆賜物二千段授韓州刺史以事王故不之官仁壽中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諒遣劉暠襲景戰於城東升樓射之無不應弦而倒選壯士擊之斬獲略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為賊衝擊崩毀相繼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戰

屢挫賊鋒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工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先是景府内井中甃上生花如蓮并有龍見時變為鐵馬甲士又有神人長數丈見於城下其跡長四尺五寸景問巫對曰此是不祥之物來食人血耳景大怒推出之旬日而兵至死者數萬焉景尋被徵入京進位柱國拜

右武衛大將軍賜縑九千匹女樂一部加以珍物景智略非所長而忠直為時所許帝甚信之擊叛蠻向思多破之賜奴婢八十口明年擊吐谷渾於青海破之進位光祿大夫賜奴婢六十口縑一千匹五年車騎西巡至天水景獻食於帝帝曰公主人也賜坐齊王暕之上至隴川宮帝將大獵景與左武衛大將軍郭衍俱有難言為人所奏帝大怒令左右㩧之竟以坐免歲餘復位與宇文述等參掌選舉明年攻高麗武厲城破之賜爵苑

丘侯物一千段八年出渾瀰道九年復出遼東及旋師以景為殿高麗追兵大至景擊走之賚物三千段進爵滑國公楊玄感之反也朝臣子弟多預焉而景獨無關涉帝曰公誠直天然我之梁棟也賜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將軍而不名其見重如此十二年帝令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賜御馬一匹名師子騮會幽州賊楊仲緒率衆萬餘人來攻北平景督兵擊破之斬仲緒于時盜賊蜂起道路隔絶景遂召募以備不虞武賁郎將羅藝與

景有隙遂誣景將反帝遣其子慰諭之曰縱人言公闚天闕據京都吾無疑也後為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外無聲援歲餘士卒患脚腫而死者十將六七景撫循之一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粟帛山積既逢離亂景無所私焉及帝崩於江都遼西太守鄧暠率兵救之遂歸柳城後將還幽州在道遇賊見害契丹靺鞨素感其恩聞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于今傷惜之有子世謨

慕容三藏

慕容三藏燕人也父紹宗齊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三藏幼聰敏多武略頗有父風仕齊釋褐太尉府參軍事尋遷備身都督武平初襲爵燕郡公邑八百戶其年敗周師於孝水又敗陳師於壽陽轉武衛將軍又敗周師於河陽授武衛大將軍又轉右衛將軍別封范陽縣公食邑千戶周師入鄴也齊後主失守東遁委三藏等留守鄴宮齊之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率麾下抗拒周師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詔曰三藏父子誠節

著聞宜加榮秩授開府儀同大將軍其年稽胡叛令三藏討平之開皇元年授吳州刺史九年奉詔持節涼州道黜陟大使其年嶺南酋長王仲宣反圍廣州詔令柱國襄陽公韋洸為行軍總管三藏為副至廣州與賊交戰洸為流矢所中卒詔令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十年賊衆四面攻圍三藏固守月餘城中糧少矢盡三藏以為不可持久遂自率驍鋭夜出突圍擊之賊衆敗散廣州獲全以功授大將軍賜奴婢百口加以金銀雜物

十二年授廓州刺史州極西界與吐谷渾鄰接姦宄犯法者皆遷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納綏撫百姓愛悅繈負日至吏民歌頌之高祖聞其能屢有勞問其年當州畜產繁孳獲醍醐奉獻賚物百段十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年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於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間兔馴壇側使還具以聞上大悅十五年授疊州總管党項羌時有翻叛三藏隨便討平之部内夷夏咸得安輯仁壽元年改封河内縣男大

業元年授和州刺史三年轉任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其年改授金紫光祿大夫大業七年卒于三藏從子遐為澶水丞漢王反抗節不從以誠節聞

薛世雄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東汾陰人也其先寓居關中父回字道弘仕周官至涇州刺史開皇初封舞陰郡公領曹渠監以年老致事終於家世雄為兒童時與羣輩遊戲輒畫地為城郭令諸兒為攻守之勢有不從令者世雄

輒撻之諸兒畏憚莫不齊整其父見而奇之謂人曰此兒當興吾家矣年十七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拜帥都督開皇時數有戰功累遷儀同三司右親衛車騎將軍煬帝嗣位番禺夷獠相聚為亂詔世雄討平之遷右監門郎將從帝征吐谷渾進位通議大夫世雄性廉謹凡所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由是嘉之帝嘗從容謂羣臣曰我欲舉好人未知諸君識不羣臣咸曰臣等何能測聖心帝曰我欲舉者薛世雄羣臣皆稱善帝復曰世

雄廉正節槩有古人之風於是超拜右翊衛將軍歲餘以世雄為玉門道行軍大將與突厥啓民可汗連兵擊伊吾師次玉門啓民可汗背約兵不至世雄孤軍度磧伊吾初謂隋軍不能至皆不設備及聞世雄兵已度磧大懼請降詣軍門上牛酒世雄遂於漢舊伊吾城東築城號新伊吾留銀青光祿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餘人戍之而還天子大悅進位正議大夫賜物二千段遼東之役以世雄為沃沮道軍將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壤還

次白石山為賊所圍百餘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師為方陣選勁騎二百先犯之賊稍却因而縱擊遂破之而還所亡失多竟坐免明年帝復征遼東拜右候衛將軍兵指蹋頓道軍至烏骨城會楊玄感作亂班師帝至柳城以世雄為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于時突厥頗為寇盜緣邊諸郡多苦之詔世雄發十二郡士馬巡塞而還十年復從帝至遼東遷左禦衛大將軍仍領涿郡留守未幾李密逼東都中原騷動詔世雄率

幽薊精兵將擊之軍次河間營於郡城南河間諸縣並集兵依世雄大軍為營欲討竇建德建德將家口遁自選精銳數百夜來襲之先犯河間兵潰奔世雄營時遇雰霧晦冥莫相辨識軍不得成列皆騰柵而走於是大敗世雄與左右數十騎遁入河間城慙恚發病歸於涿郡未幾而卒時年六十三有子萬述萬淑萬鈞萬徹並以驍武知名

王仁恭

王仁恭字元實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鳳州刺史父猛鄀州刺史仁恭少剛毅修謹工騎射弱冠州補主簿秦孝王引為記室轉長道令遷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山獠作亂蜀王命仁恭討破之賜奴婢三百口及蜀王以罪廢官屬多罹其患上以仁恭素質直置而不問煬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大將軍拜呂州刺史賜帛四千匹女妓十人歲餘轉

衛州刺史尋改為汲郡太守有能名徵入朝帝呼上殿勞勉之賜雜綵六百段良馬二匹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扣馬號哭於道數日不得出境其得人情如此遼東之役以仁恭為軍將及帝班師仁恭為殿遇賊擊走之進授左光祿大夫賜絹六千段馬四十匹明年復以軍將指扶餘道帝謂之曰往者諸軍多不利公獨以一軍破賊古人云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諸將其可任乎今委公為前軍當副所望也賜良馬十匹黄金百兩仁恭

遂進軍至新城賊數萬背城結陣仁恭率勁騎一千擊
破之賊嬰城拒守仁恭四面攻圍帝聞而大悅遣舍人
諸軍勞問賜以珍物進授光祿大夫賜絹五千匹會楊
玄感作亂其兄子武賁郎將仲伯預焉仁恭由是坐免
尋而突厥屢為寇患帝以仁恭宿將頻有戰功詔復本
官領馬邑太守其年始畢可汗率騎數萬來寇馬邑復
令二特勒將兵南過時郡兵不滿三千仁恭簡精銳逆
擊破之其二特勒衆亦潰仁恭縱兵乘之獲數千級并

斬二特勅帝大悅賜縑三千匹其後突厥復入定襄仁恭率兵四千掩擊斬千餘級大獲六畜而歸于時天下大亂百姓饑餒道路隔絶仁恭頗改舊節受納貨賄又不敢輒開倉廩賑䘏百姓其麾下校尉劉武周與仁恭侍婢姦通恐事泄將為亂每宣言郡中曰父老妻子凍餒填委溝壑而王府君閉倉不救百姓是何理也以此激怒衆吏民頗怨之其後仁恭正坐廳事武周率其徒數十人大呼而入因害之時年六十武周於是開倉賑

給郡內皆從之自稱天子署置百官轉攻傍郡

權武

權武字武拼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襲慶周開府從武元皇帝與齊師戰于并州被圍百餘重襲慶力戰矢盡短兵接戰殺傷甚衆刀矟皆折脫冑擲地向賊大罵曰何不來斫頭也賊遂殺之武以忠臣子起家拜開府襲爵齊郡公邑千二百戶武少果勁勇力絕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

從王謙破齊服龍等五城增邑八百戸平齊之役攻陷邵州別下六城以功增邑三百戸宣帝時拜勁捷左旅上大夫進位上開府高祖為丞相引置左右及受禪增邑五百戸後六歳拜淅州刺史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晉王出六合還拜豫州刺史在職數年以創業之舊進位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武以行軍總管與武候大將軍虞慶則擊平之慶則以罪誅功竟不録復還于州多造金帶遺嶺南酋領其人

復答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後武晚生一子與親
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内獄囚武常以南越邊遠治
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
為上令有司案其事皆驗上大怒命斬之弎於獄中上
書言其父為武元皇帝戰死於馬前以此求哀由是除
名為民仁壽中復拜大將軍封邑如舊未幾授太子右
衛率煬帝即位拜右武衛大將軍坐事免授桂州刺史
俄轉始安太守久之徵拜右屯衛大將軍尋坐事除名

卒于家有子弘

吐萬緒

吐萬緒字長緒代郡鮮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史緒少有武略在周起家撫軍將軍襲爵元壽縣公數從征伐累遷大將軍少司武高祖受禪拜襄州總管進封穀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戶尋轉青州總管頗有治名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緒有威略徙為朔州總管甚為北夷所憚其後高祖潛有吞陳之志轉徐州總管令修戰具及

大舉濟江以緒領行軍總管與西河公紇豆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陳平拜夏州總管晉王廣之在藩也頗見親遇及為太子引為左虞候率煬帝嗣位漢王諒時鎮并州帝恐其為變拜緒晉絳二州刺史馳傳之官緒未出關諒已遣兵據蒲坂斷河橋緒不得進詔緒率兵從楊素擊破之拜左武候將軍大業初轉光祿卿賀若弼之遇讒也引緒為證緒明其無罪由是免官歲餘守東平太守未幾帝幸江都路經其境迎謁道傍帝命升龍舟

緒因頓首陳謝往事帝大悅拜金紫光祿大夫太守如故遼東之役請為先鋒帝嘉之拜左屯衛大將軍率馬步數萬指蓋馬道及班師留鎮懷遠進位左光祿大夫時劉元進作亂江南以兵攻潤州帝徵緒討之緒率衆至楊子津元進自茅浦將渡江緒勒兵擊走緒因濟江背水為柵明旦元進來攻又大挫之賊解潤州圍而去緒進屯曲阿元進復結柵拒緒挑之元進出戰陣未整緒以騎突之賊衆遂潰赴江水而死者數萬元進挺身

夜遁歸保其壘僞署僕射朱爕管崇等屯於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勢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緒進軍圍之賊窮蹙請降元進朱爕僅以身免於陣斬管崇及其將軍陸顗等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二萬餘口送江都宮進解會稽圍元進復據建安帝令進討之緒以士卒疲敝請息甲待至來春帝不悅密令求緒罪失有司奏緒怯懦違詔於是除名為民配防建安尋有詔徵詣行在所緒鬱鬱不得志還至永嘉發疾而卒

董純

董純字德厚隴西成紀人也祖和魏太子左衛率父昇周柱國純少有膂力便弓馬在周仕歷司御上士典馭下大夫封固始縣男邑二百户從武帝平齊以功拜儀同進爵大興縣侯增邑通前八百户高祖受禪進爵漢曲縣公累遷驃騎將軍後以軍功進位上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擢拜左衛將軍尋改封順政縣公漢王諒作亂并州以純為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副使從楊素擊平

之以功拜柱國進爵為郡公增邑二千戸轉左備身將軍賜女妓十人縑綵五千匹數年轉左驍衛將軍彭城留守齊王暕之得罪也純坐與交通帝庭譴之曰汝階緣宿衛以至大官何乃附傍吾兒欲相離間也純曰臣本微賤下才過蒙獎擢先帝察臣小心寵踰涯分陛下重加收採位至將軍欲竭餘年報國恩耳比數詣齊王者徒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壽宮置元德太子及齊王於膝上謂臣曰汝好看此二兒勿忘吾言也臣奉詔之後

每於休暇出入未嘗不詣王所臣謂不敢忘先帝之言于時陛下亦侍先帝之側帝改容曰誠有斯旨於是拾之後數日出為汶山太守歲餘突厥冦邊朝廷以純宿將轉為榆林太守虜有至境純輒擊却之會彭城賊帥張大虎宗世模等衆至數萬保懸薄山冦掠徐兖帝令純討之純初閉營不與戰賊屢挑之不出賊以純為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鋭擊之合戰於昌慮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築為京觀賊魏麒麟衆萬餘人據單父純

進擊又破之及帝重征遼東復以純為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衆數千掠懷仁縣轉入沂水保五不及山純以精兵擊之擒孝才於陣車裂之餘黨各散時百姓思亂盜賊日益純雖頻戰克捷所在蜂起有人譖純怯懦不能平賊帝大怒遣使鎖純詣東郡有司見帝怒甚遂希旨致純死罪竟伏誅

趙才

趙才字孝才張掖酒泉人也祖隗魏銀青光祿大夫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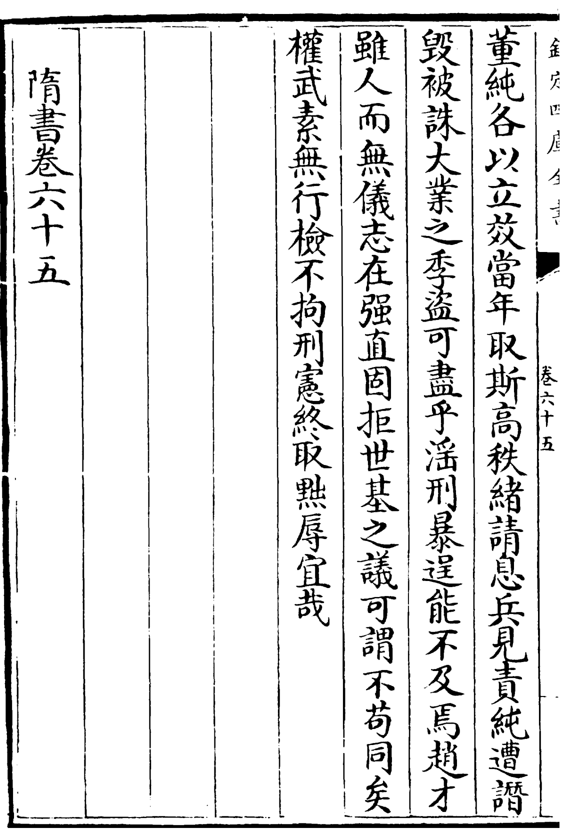
浪太守父壽周順政太守才少驍武便弓馬性粗悍無威儀周世為輿正上士高祖受禪屢以軍功遷上儀同三司配事晉王及王為太子拜右虞候率煬帝即位轉左備身驃騎後遷右驍衛將軍帝以才藩邸舊臣漸見親待才亦恪勤匪懈所在有聲歲餘轉右候衛將軍從征吐谷渾以為行軍總管率衛尉卿劉權兵部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與賊相遇擊破之以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及遼東之役再出碣石道還授左候衛將軍俄遷

右侯衛大將軍時帝每有巡幸才恒為斥候肅遏姦非無所廻避在塗遇公卿妻子有違禁者才輒醜言大罵多所援及時人雖患其不遜然才守正無如之何十年駕幸汾陽宫以才留守東都十二年帝在洛陽將幸江都才見四海土崩恐為社稷之患自以荷恩深重無容坐看亡敗於是入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臣雖愚蔽敢以死請帝大怒以才屬吏旬日帝意頗解乃令出之帝遂幸

江都待遇踰昵時江都糧盡將士離心内史侍郎虞世基祕書監袁充等多勸帝幸丹陽帝廷議其事才極陳入京之策世基盛言渡江之便帝默然無言才與世基相忿而出宇文化及弒逆之際才時在苑北化及遣驍果席德方矯詔追之才聞詔而出德方命其徒執之以詣化及化及謂才曰今日之事秖得如此幸勿為懷才嘿然不對化及忿才無言將殺之三日乃釋以本官從事鬱鬱不得志才嘗對化及宴飲請勸其同謀逆者一

十八人楊士覽等酒化及許之才執杯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復餘處更為諸人默然不對行至聊城遇疾餓而化及為竇建德所破才復見虜心彌不平數日而卒時年七十三仁壽大業間有蘭興浴賀蘭蕃俱為武侯將軍剛嚴正直不避强禦咸以稱職知名

史臣曰羅睺法尚李景世雄慕容三藏並以驍武之姿當有事之日致茲富貴自取之也仁恭初在汲郡以清能顯達後居馬邑以貪怯敗亡鮮克有終惜矣吐萬緒



董純各以立效當年取斯高秩緒請息兵見責純遭譖毁被誅大業之季盜可盡乎淫刑暴逞能不及焉趙才雖人而無儀志在强直固拒世基之議可謂不茍同矣權武素無行檢不拘刑憲終取黜辱宜哉

隋書卷六十五

隋書卷六十五考證

慕容三藏傳百姓愛悅繈負日至○按前漢食貨志藏繈十萬作繈注錢貫也論語襁負其子而至矣作襁博物志襁褓負兒衣織縷為之廣八尺長二尺以約小兒於背李奇曰絡也又史記衛將軍傳青子在繈褓中蓋繈與襁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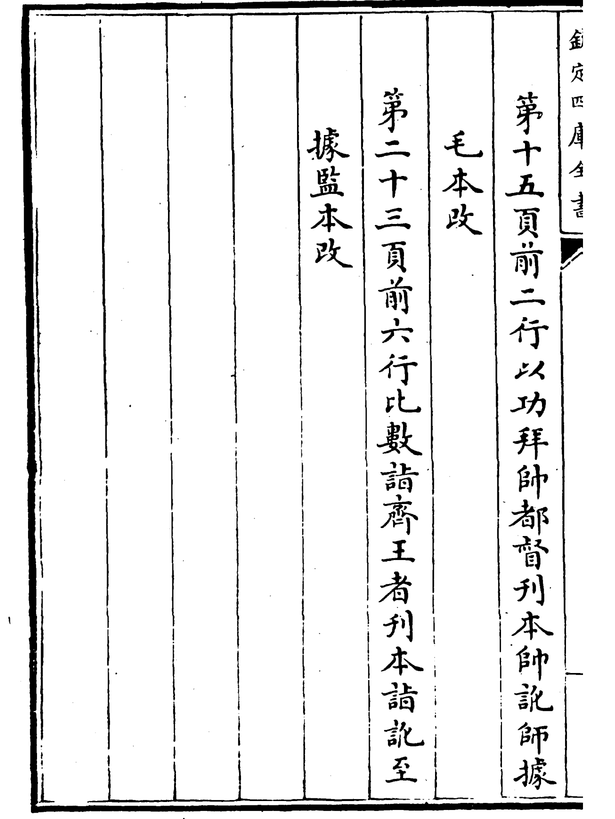
隋書卷六十五考證

謹案卷六十四第十五頁後七行江南廬江豪傑刋本廬訛盧據監本改

第十九頁前一行翻為密徒所乘刋本徒訛走據監本改

卷六十五第十一頁後八行參掌選舉刋本掌訛軍據毛本改

第十三頁前二行幼聰敏多武畧刋本敏訛明據監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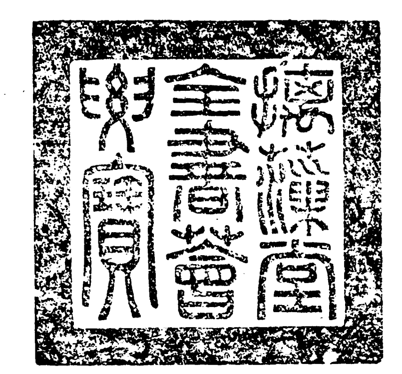


第十五頁前二行以功拜帥都督刋本帥訛師據

毛本改

第二十三頁前六行比數諸齊王者刋本諸訛至

據監本改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邱桂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隋書卷六十六
　　　　　　七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　球

隋書卷六十六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十一

李諤

李諤字士恢趙郡人也好學解屬文仕齊為中書舍人有口辯每接對陳使周武帝平齊拜天官都上士諤見高祖有奇表深自結納及高祖為丞相甚見親待訪以

得失于時兵革屢動國用虛耗諤上重穀論以諷焉高
祖深納之及受禪歷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賜爵南和伯
諤性公方明達世務為時論所推遷治書侍御史上謂
羣臣曰朕昔為大司馬每求外職李諤陳十二策苦勸
不許朕遂決意在內今此事業諤之力也賜物二千段
諤見禮教凋敝公卿薨亡其愛妾侍婢子孫輒嫁賣之
遂成風俗諤上書曰臣聞追遠慎終民德歸厚三年無
改方稱為孝近聞朝臣之內有父祖亡没日月未久子

孫無頼便分其妓妾嫁賣取財有一於茲實損風化妾
雖微賤親承衣履服斬三年古今通式豈容遽褫衰絰
强傅鉛華泣辭靈凡之前送付佗人之室凡在見者猶
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貴
平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杳同行路朝聞其死夕
窺其妾方便求聘以得為限無廉耻之心棄友朋之義
且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贊務上覽而嘉
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始於此也諤又以屬文之

家體尚輕薄遞相師效流宕忘反於是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襃德序賢明勲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獘彌甚貴賤賢

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禄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損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

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屏出輕浮遏止華偽自非懷經抱質志道依仁不得引預搢紳參廁纓冕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集棄絶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兹世如聞外州遠縣仍踵敝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有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作輕薄

之篇章結朋黨而求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盖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挂網者多請勒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謂又以當官者好自矜伐復上奏曰臣聞舜戒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後王之軌轍然則人臣之道陳力濟時雖勤比大禹功如師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

要君父況復功無足紀勤不補過而敢自陳勲績輕干聽覧世之喪道極於周代下無廉耻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觀其行矜誇自大便以幹濟蒙擢謙恭静退多以恬嘿見遺是以通表陳誠先論己之功狀承顔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衒自媒都無慙耻之色强干横請唯以乾没為能自隋受命此風頓改耕夫販婦無不革心況乃大臣仍遵敝俗如聞刺史入京朝覲乃有自陳勾檢之功諠訴階墀之側言辭不遜高自稱譽上

黷晃旒特爲難恕凡如此輩具狀送臺明加罪黜以懲
風軌上以諤前後所奏頒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風深革
其弊諤在職數年務存大體不尚嚴猛由是無剛謇之
譽而潛有匡正多矣邳公蘇威以臨道店舍乃求利之
徒事業汙雜非敦本之義遂奏高祖約遣歸農有願依
舊者所在州縣錄附市籍仍撤毀舊店並令遠道限以
時日正值冬寒莫敢陳訴諤因別使見其如此以爲四
民有業各附所安逆旅之與旗亭自古非同一槩即附

市籍於理不可且行旅之所依託豈容一朝而廢徒為勞擾於事非宜遂專決之並令依舊使還詣闕然後奏聞高祖善之曰體國之臣當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民吏悅服後三歲卒官有子四人大體大鈞並官至尚書郎世子大方襲爵最有材品大業初判內史舍人帝方欲任之遇卒

鮑宏

鮑宏字潤身東海郯人也父機以才學知名事梁官至

治書侍御史宏七歳而孤為兄泉之所愛育年十二能屬文嘗和湘東王繹詩繹嗟賞不已引為中記室遷鎮南府諮議尚書水部郎轉通直散騎侍郎江陵既平歸于周明帝甚禮之引為麟趾殿學士累遷遂伯下大夫與杜子暉聘于陳謀伐齊也陳遂出兵江北以侵齊帝嘗問宏取齊之策宏對云我強齊弱勢不相侔齊主昵近小人政刑日紊至尊仁惠慈恕法令嚴明事等建瓴何憂不剋但先皇往日出師雒陽彼有其備每不剋捷

如臣計者進兵汾潞直掩晉陽出其不虞以為上策帝從之及定山東除少御正賜爵平遥縣伯邑六百户加上儀同高祖作相奉使山南會王謙舉兵於蜀路次潼州為謙將達奚惎所執逼送成都竟不屈節謙敗之後馳傳入京高祖嘉之賜以金帶及受禪加開府除利州刺史進爵為公轉邛州刺史秩滿還京時有尉義臣者其父崇不從尉迥後復與突厥戰死上嘉之將賜姓為金氏訪及羣下宏對曰昔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姓劉

氏秦真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如臣愚見請賜以皇族高祖曰善因賜義臣姓為楊氏後授均州刺史以目疾免卒於家時年九十六初周武帝勑宏修皇室譜一部分為帝緒疎屬賜姓三篇有集十卷行於世

裴政

裴政字德表河東聞喜人也高祖壽孫從宋武帝徙家于壽陽歷前軍長史廬江太守祖邃梁侍中左衛將軍豫州大都督父之禮廷尉卿政幼明敏博聞強記達於

時政為當時所稱年十五辟邵陵王府法曹参軍事轉起部郎枝江令湘東王之臨荆州也召為宣惠府記室尋除通直散騎侍郎侯景作亂加壯武將軍帥師隨建寧侯王琳進討之擒賊率宋子仙獻于荆州及平侯景先鋒入建鄴以軍功連最封夷陵侯徵授給事黄門侍郎復帥師副王琳拒蕭紀破之於硤口加平越中郎将鎮南府長史及周師圍荆州琳自桂州来赴難次于長沙政請從間道先報元帝至百里洲為周人所獲蕭詧

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為爾君乎爾亦何煩殉身於七父若從我計則貴及子孫如或不然分腰領矣政詭曰唯命詧鏁之送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已自為帝王琳孤弱不復能来政許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被擒當以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終不易辭詧怒命趣行戮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若殺之則荊州不可下矣因得釋會江陵陷與城中朝士俱送于京師周文帝聞其忠授員外

散騎侍郎引事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卿設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尋授刑部下大夫轉少司憲政明習故事又參定周律能飲酒至數斗不亂簿案盈几剖决如流用法寛平無有寃濫囚徒犯極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曰裴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其處法詳平如此又善鍾律嘗與長孫紹遠論樂語在音律志宣帝時以忤旨免職高祖攝政召復本官開皇元年

轉率更令加位上儀同三司詔與蘇威等修定律令政採魏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有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政進位散騎常侍轉左庶子多所匡正見稱純慤東宮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劉榮性甚專固時武職交番通事舍人趙元愷作辭見帳未及成太子有旨再三催促榮語元愷云但爾口奏不須造帳及奏太子問曰名帳安在元愷曰禀承劉榮不聽造帳太子即以詰榮榮便拒諱云無此語

太子付政推問未及奏狀有附榮者先言於太子曰政欲陷榮推事不實太子召責之政奏曰凡推事有兩一察情一據證審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劉榮位高任重縱令實語元愷蓋是纎介之愆計理而論不須隱諱又察元愷受制於榮豈敢以無端之言妄相點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衛率崔蒨等為證蒨等款狀悉與元愷符同察情既敵須以證定臣謂榮語元愷事必非虛太子亦不罪榮而稱政平直政好面折人短而退

無後言時雲定興數入侍太子為奇服異器進奉後宮又緣女寵来往無節政數切諫太子不納政因謂定興曰公所為者不合禮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於太子非令名也願公自引退不然將及禍定興怒以告太子太子益疎政由是出為襄州總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給僚吏民有犯罪者陰悉知之或竟歲不發至再三犯乃因都會時於獄中召出親案其罪五人處死流徙者甚衆合境惶懾令行禁止小民蘇息稱為神明

爾後不修囹圄殆無爭訟卒官年八十九著承聖降録十卷及太子簴高祖追憶之曰向遣裴政劉行本在共匡弼之猶應不令至此子南金仕至膳部郎

柳莊

柳莊字思敬河東解人也祖季遠梁司徒從事中郎父遐霍州刺史莊少有遠量博覧墳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時為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便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兹矣大寶遂以女妻之俄而詧辟

為參軍轉法曹及詧稱帝還署中書舍人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中鴻臚卿及高祖輔政蕭巋令莊奉書入關時三方搆難高祖懼巋有異志及莊還謂莊曰孤昔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中夜自省實懷慙懼梁主奕葉重光委誠朝廷而今已後方見松筠之節君還本國幸申孤此意於梁主也遂執莊手而别時梁之將帥咸潛請興師與尉迥等為連衡之勢進可以盡節於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唯巋

疑為不可會莊至自長安具申高祖結託之意遂言於
歸曰昔袁紹劉表王淩諸葛誕之徒並一時之雄傑也
及據要害之地擁哮闞之羣功業莫建而禍不旋踵者
良由魏武晉氏挾天子保京都仗大義以為名故能取
威定霸今尉迥雖曰舊將昏耄已甚消難王謙常人之
下者非有匡合之才況山東庸蜀從化日近周室之恩
未洽在朝將相多為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迥
等終當覆滅隋公必移周國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

巋深以為然衆議遂止未幾消難奔陳迥及謙相次就戮巋謂莊曰近者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高祖踐阼莊又入朝高祖深慰勉之及為晉王廣納妃于梁莊因是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蕭琮嗣位遷太府卿及梁國廢授開府儀同三司尋除給事黄門侍郎并賜以田宅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不稱善蘇威為納言重莊器識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不過於

柳莊高頻亦與莊甚厚莊與陳茂同官不能降意茂見上及朝臣多屬意於莊心每不平常謂莊為輕已帝與茂有舊曲被引召數陳莊短經歷數載譖愬頗行尚書省嘗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上處以大辟莊奏曰臣聞張釋之有言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心方今海内無事正是示信之時伏願陛下思釋之之言則天下幸甚帝不從由是忤旨俄屬尚藥進丸藥不稱旨茂因密奏莊不親監臨帝遂怒

十一年徐璒等反於江南以行軍總管長史隨軍討之璒平即授饒州刺史甚有治名後數載卒官年六十二

源師

源師字踐言河南雒陽人也父文宗有重名於齊開皇初終於莒州刺史師早有聲望起家司空府參軍事稍遷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

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干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何能久乎齊亡無日矣七年周武帝平齊授司賦上士高祖受禪除魏州刺史入為尚書考功侍郎仍攝吏部朝章國憲多所參定十七年歷尚書左右丞以明幹著稱時蜀王秀頗違法度乃以師為益州總管司馬俄而秀被徵秀恐京師有變將謝病不行師數勸之不可違命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預卿也師垂涕對曰師荷國厚恩

忝參府幕僚吏之節敢不盡心但比年以來國家多故
秦孝王寢疾奄至薨殂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淪廢聖
上之情何以堪處而有勑追王已淹時月今乃遷延未
去百姓不識王心儻生異議内外疑駭發雷霆之詔降
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願王自計之秀乃從徵秀廢之
後益州官屬多相連坐師以此獲免後加儀同三司煬
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顯仁宮勑宮外衛士不得輙
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

律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義歸恒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轉刑部侍郎師居職强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未幾卒官有子崑玉

郎茂

郎茂字蔚之恒山新市人也父基齊潁川太守茂少敏慧七歲誦騷雅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及玄象刑名之學又就國子助教長樂

張率禮受三傳羣言至忘寢食家人恐茂成病恒節其燈燭及長稱為學者頗解屬文年十九丁父憂居喪過禮仕齊解褐司空府行參軍會陳使傅縡来聘令茂接對之後奉詔於祕書省刋定載籍遷保城令有能名百姓為立清德頌及周武平齊上柱國王誼薦之授陳州户曹屬高祖為亳州總管見而悦之命掌書記時周武帝為象經高祖從容謂茂曰人主之所為也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糾法將何以致治茂竊歎曰此言豈常

人所及也乃陰自結納高祖亦親禮之後還家為州主簿高祖為丞相以書召之言及疇昔甚歡授衛州司録有能名尋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審數日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辭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民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為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茍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之有民張元預與從父弟思蘭不睦丞尉請加嚴法茂曰元預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

彌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於是遣縣中耆舊更往敦諭道路不絶元預等各生感悔詣縣頓首請罪茂曉之以義遂相親睦稱為友悌茂自延州長史轉太常丞遷民部侍郎時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歳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者乃云管内無五品之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又為餘糧簿擬有無相贍茂以為繁紆不急皆奏罷之數歳以母憂去職未期起令視事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年老不減地皆發於茂茂性明敏剖決

無滯當時以吏幹見稱仁壽初以本官領大興令煬帝即位遷雍州司馬尋轉太常少卿後二歲拜尚書左丞參掌選事茂工法理為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之曰臣聞貴賤殊禮士農異業所以人知局分家識廉恥宇文愷位望已隆禄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于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

民軌物若不糾繩將虧政教愷與仲文竟坐得罪茂撰州郡圖經一百卷奏之賜帛三百段以書付祕府于時帝每巡幸王綱已紊法令多失茂既先朝舊臣明習世事然善自謀身無謇諤之節見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竊歎而已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不許會帝親征遼東以茂為晉陽宮留守其年恒山贊治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朋黨附下罔上詔遣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藴雜治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巧詆成其罪狀帝大怒及其

弟司隷别駕楚之皆除名為民徙且末郡茂怡然受命不以為憂在途作登壠賦以自慰詞義可觀復附表自陳帝頗悟十年追還京兆歲餘而卒時年七十五有子知年

高構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弱冠州補主簿仕齊河南王參軍事歴徐州司馬蘭陵平原二郡太守齊滅後周武帝以為許州司馬

高祖受禪轉冀州司馬甚有能名徵拜比部侍郎尋轉民部時內史侍郎晉平東與兄子長茂爭嫡尚書省不能斷朝臣三議不決構斷而合理上以為能召入內殿勞之曰我聞尚書郎上應列宿觀卿才識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禮教之所重我讀卿判數徧詞理愜當意所不能及賜米百石由是知名尋遷雍州司馬以明斷見稱歲餘轉吏部侍郎號為稱職復徙雍州司馬坐事左轉盩厔令甚有治名上善之復拜雍州司馬又為

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煬帝立召令復位時為吏部者多以不稱職去官唯構最有能名前後典選之官皆出其下時人以構好劇談頗謂輕薄然其内懷方雅特為吏部尚書牛弘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弘時典選凡将有所擢用輙遣人就第問其可不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為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大業七年終于家時年七十二所舉杜如晦房玄齡等後皆自致公輔論者稱構有

知人之鑒開元中昌黎豆盧寔爲黄門侍郎稱爲慎密河東裴術爲右丞多所糾正河内士燮平原東方舉安定皇甫聿道俱爲刑部並執法平允弘農劉士龍清河房山基爲考功河東裴鏡民爲兵部並稱明幹京兆韋焜爲民曹屢進讜言南陽韓則爲延州長史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遺闕皆有吏幹爲當時所稱

張虔威

張虔威字元敬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晏之齊北徐州刺

史虞威性聰敏涉獵羣書其世父昺之謂人曰虞威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州補主簿十八為太尉中兵參軍後累遷太常丞及齊亡仕周為宣納中士高祖得政引為相府典籤開皇初晉王廣出鎮并州盛選僚佐以虞威為刑獄參軍累遷為屬王甚美其才與河内張衡俱見禮重晉邸稱為二張焉及王為太子遷員外散騎侍郎太子内舍人煬帝即位授内史舍人儀同三司尋以藩邸之舊加開府尋拜謁者大夫從幸江都以本官攝

江都贊治稱為幹理虞威嘗在塗見一遺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認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虞威曰其首立者為誰虞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太守楊綝帝謂虞威曰卿為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虞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綝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蓋慎之至也帝甚嘉之其廉慎皆此類也于時帝數巡幸百姓疲敝虞威因上封事以諫帝不悅自此見疎

末幾卒官有子爽仕至蘭陵令虔威弟虔雄亦有才器秦孝王俊為秦州總管選為法曹參軍王嘗親案囚徒虔雄誤不持狀口對百餘人皆盡事情同輩莫不歎服後歷壽春陽城二縣令俱有治績

榮毗兄建緒

榮毗字子諿北平無終人也父權魏兵部尚書毗少剛鯁有局量涉獵羣言仕周釋褐漢王記室轉内史下士開皇中累遷殿内監時以華陰多盜賊妙選長吏楊素

薦毗為華州長史世號為能素之田宅多在華陰左右放縱毗以法繩之無所寛貸毗因朝集素謂之曰素之舉卿適以自罰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舉素笑曰前者戲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時晉王在揚州每令人密覘京師消息遣張衡於路次往往置馬坊以畜牧為辭實給私人也州縣莫敢違毗獨遏絶其事上聞而嘉之賚絹百匹轉蒲州司馬漢王諒之反也河東豪傑以城應諒刺史丘和覺遁歸關中長史渤海高義

明謂玼曰河東要害國之東門若失之則為難不細城中雖復恟恟非悉反也但収桀黠者十餘人斬之自當立定耳玼然之義明馳馬追和將與協計至城西門為反者所殺玼亦被執及諒平拜治書侍御史帝謂之曰今日之舉馬坊之事也無改汝心帝亦敬之玼在朝侃然正色為百寮所憚後以母憂去職歳餘起令視事尋卒官贈鴻臚少卿玼兄建緒性甚亮直兼有學業仕周為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

齊紀三十卷建緒與高祖有舊及為丞相加位開府拜息州刺史將之官時高祖陰有禪代之計因謂建緒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自以周之大夫因義形於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高祖不悅建緒遂行開皇初來朝上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歷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陸知命

陸知命字仲通吴郡富春人也父敖陳散騎常侍知命性好學通識大體以貞介自持釋褐陳始興王行叅軍後歷太學博士南獄正及陳滅歸于家會高智慧等作亂于江左晉王廣鎮江都以其三吴之望召令諷諭反者知命説下賊十七城得其渠帥陳正緒蕭思行等三百餘人以功拜儀同三司賜以田宅復用其弟恪為汧陽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陳讓朝廷許之時見天下一統知命勸高祖都洛陽因上太平頌以諷焉文多

不載數年不得調詣朝堂上表請使高麗曰臣聞聖人當扆物色匑蕘匹夫奔踶或陳狂瞽伏願暫屏𨌤旒纊覧臣所謁昔軒轅馭歴既綏夙沙之誅虞舜握圖猶稽有苗之伐陛下當百代之末膺千載之期四海廓清三邊底定唯高麗小豎狼顧燕垂王度含弘每懷遵養者良由惡殺好生欲諭之以德也臣請以一節宣示皇風使彼君臣面縛闕下書奏天子異之歳餘授普寧鎮將人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詔於御史臺煬帝嗣位拜治書

侍御史偘然正色為百寮所憚帝甚敬之後坐事免歲餘復職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百寮震慄遼東之役為東暆道受降使者卒於師時年六十七贈御史大夫

房彥謙

房彥謙字孝沖本清河人也七世祖諶仕燕太尉掾隨慕容氏遷于齊子孫因家焉世為燕姓高祖法壽魏青冀二州刺史壯武侯曾祖伯祖齊郡平原二郡太守祖

翼宗安太守並世襲爵壯武侯父熊釋褐州主簿行清河廣川二郡守彥謙早孤不識父為母兄之所鞠養長兄彥雅雅有清鑒以彥謙天性頴悟每竒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為宗黨所異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母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後丁所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樂陵太守豹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口弗先甞遇期功之戚必蔬食終禮宗從取則焉其後受學于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

屬文工草隸雅有詞辯風槩高人年十八屬廣寧王孝珩為齊州刺史辟為主簿時禁網踈闊州郡之職尤多縱弛及彦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莫不敬憚及周師入鄴齊主東奔以彦謙為齊州治中彦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事不果而止齊亡歸于家周帝遣柱國辛遵為齊州刺史為賊帥輔帶劒所執彦謙以書諭之帶劒慙懼送遵還州諸賊並各歸首及高祖受禪之後遂優遊鄉曲誓無仕心開皇七年刺史韋藝

固薦之不得已而應命吏部尚書虞愷一見重之擢授承奉郎俄遷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十州以銜命稱旨賜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襲奴婢七口遷秦州總管録事參軍嘗因朝集時左僕射高熲定考課彥議謂熲曰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黜陟合理褒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退皆不肖如或舛謬法乃虚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多少參差不類況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

名甲諂巧官翻居上等直為真偽混淆是非眢亂宰貴既不精練斟酌取捨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臺省者皆為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唯量準人數半破半成徒計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衆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鑒達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必無阿枉脫有前件數事未審何以裁之唯願遠布耳目精加採訪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治亦足標奬賢能詞氣偘然觀者屬目頻為之動容深見

嗟賞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彥謙對之如響頻顧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與秦州考使語後數日頻言於上上弗能用以秩滿遷長葛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為慈父仁壽中上令持節使者巡行州縣察長吏能不以彥謙為天下第一超授鄀州司馬吏民號哭相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為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德鄀州久無刺史州務皆歸彥謙名有異政内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海内名

賢重彦謙為人深加友敬及兼襄州總管辭翰往來交錯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路經彦謙所留連數日屑涕而別黄門侍郎張衡亦與彦謙相善于時帝營東都窮極侈麗天下失望又漢王構逆罹罪者多彦謙見衡當塗而不能匡救以書諭之曰竊聞賞者所以勸善刑者所以懲惡故疏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貴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者也今諸州刺史受委宰牧善惡之間上達本朝懾憚憲章不敢怠慢國家

祇承靈命作民父母刑賞曲直升聞于天寅畏照臨亦宜謹肅故文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州國有殊高下懸邈然憂民慎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釁逆須有甄明若楊諒實以詔命不通慮宗社危逼徵兵聚衆非為干紀則當原其本情議其刑罰上副聖主友于之意下曉愚民疑惑之心若審知內外無虞嗣后纂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則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梟懸孥戮國有常刑其間乃有情非協

同力不自固或被擁逼淪陷凶威遂使籍沒流移恐為
冤濫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斯義安在昔叔向
寘鬻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
舌寧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但以執法無私不容輕重
且聖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𤣥尤項
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吕望孫
武之兵術吳楚連磐石之據產禄承母后之基不應歷
運之兆終無帝王之位况乎蕞爾一隅蜂扇蟻聚楊諒

之愚鄙羣小之凶慝而欲憑陵畿甸覬幸非望者哉開闢以降書契云及帝皇之跡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丕顯履氷在念御朽競懷逮叔世驕荒曾無戒懼肆於民上騁嗜奔慾不可具載請畧陳之曩者齊陳二國並居大位自謂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罔念憂虞不恤刑政近臣懐寵稱善而隐惡史官曲筆掩瑕而録美是以民庶呼嗟終閉塞於視聽公卿虛譽日數陳於左右

法網嚴密刑辟日多傜役煩興老幼疲苦昔鄭有子産齊有晏嬰楚有叔敖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疆豈無良佐但以執政壅蔽懐私狥軀忘國憂家外同内忌設有正直之士才堪幹持於已非宜即加擯壓倘遇諂佞之輩行多穢匿於我有益遽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至夫賢材者非尚膂力豈繫文華唯須正身負載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梁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天高聽卑監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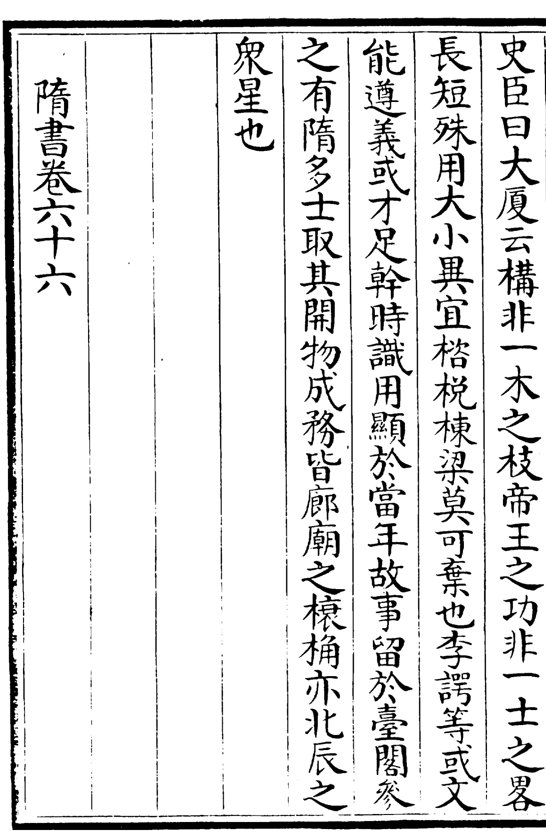
遙僻故總収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祗敬上玄惠恤鰥寡委任方直斥遠浮華卑菲為心惻隱是務河朔彊富江湖險隔各保其業民不思亂泰山之固弗可動也然而寢臥積薪宴安鴆毒遂使禾黍生廟霧露沾衣弔影撫心何嗟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萬機之事何者不須熟慮哉伏惟皇帝望雲就日仁孝夙彰錫社分珪大成規矩及總統淮海盛德日新當璧之符遐邇僉屬纘歷甫爾寛仁已布率

土蒼生翹足而喜并州之亂變起倉卒職由楊諒詿惑詿誤吏民非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願反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黠皇猷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膂粤自藩邸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古稷契伊呂彼獨何人既屬明時須存謇諤立當世之大誡作將來之憲範豈容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使脅從之徒横貽罪譴忝蒙眷遇輒寫微誠野人愚瞽不知忌諱衡得書歎息而不敢奏聞彦謙知王綱不振遂

去官隐居不仕將結構嵩山之下以求其志會置司隸
官盛選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彦謙公方宿著時望所
歸徵授司隸刺史彦謙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
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曾無怨言司隸别
駕劉炫陵上侮下訐以為直刺史憚之皆為之拜唯彦
謙執志不撓亢禮長揖有識嘉之炫亦不敢為恨大業
九年從駕度遼監扶餘道軍其後隋政漸亂朝廷靡然
莫不變節彦謙直道守常介然孤立頗為執政者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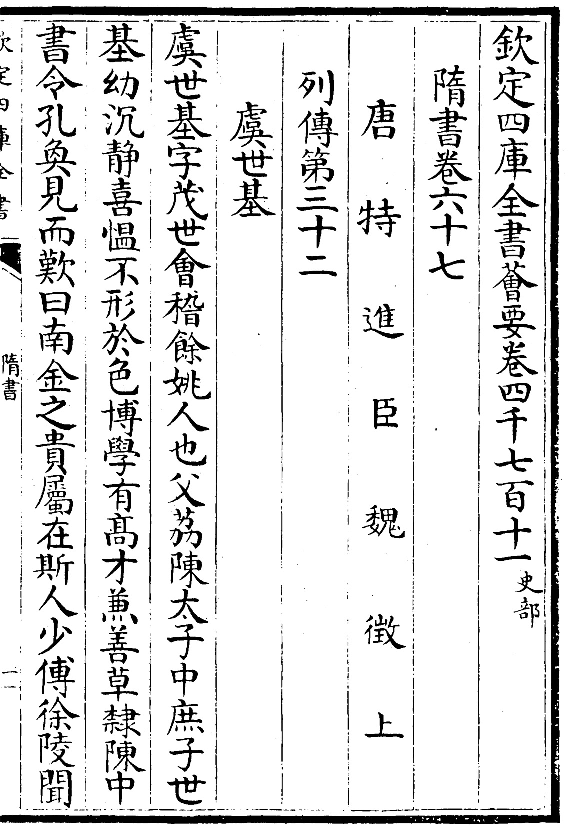
姨出為涇陽令未幾終于官時年六十九彥謙居家每子姪定省常為講說督勉之亹亹不倦家有舊業資產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禄皆以周卹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禄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所有文筆恢廓閑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隷人有得其尺牘者皆寶翫之太原王邵北海高構蓚縣李綱河東栁彧薛

孺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彥謙並與為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賔體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咸以遠大許之初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彥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尅不納諫爭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唯行苛酷之政未施弘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大唐馭宇追贈徐州都督臨淄縣公謚曰定



史臣曰大厦云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長短殊用大小異宜榕棁棟梁莫可棄也李諤等或文能遵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參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榱桷亦北辰之衆星也

隋書卷六十六



隋書卷六十七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十二

虞世基

虞世基字茂世會稽餘姚人也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世基幼沉靜喜愠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隷陳中書令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聞

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陵一見而竒之顧謂朝
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陳釋褐建安王法
曹參軍事歴祠部殿中二曹郎太子中舍人遷中庶子
散騎常侍尚書左丞陳主嘗於莫府山校獵令世基作
講武賦於坐奏之曰夫翫居常者未可論匡濟之功應
變通者然後見帝王之畧何則化有文質進讓殊風世
或澆淳解張累務雖復順紀合符之后望雲就日之君
且修戰於版泉亦治兵於丹浦是知文德武功葢因時

而並用經邦創制固與俗而推移所以樹鴻名垂大訓
拱揖百靈包舉六合其唯聖人乎鶉火之歲皇上御宇
之四年也萬物交泰九有乂安俗躋仁壽民資日用然
而足食足兵猶載懷於履薄可久可大尚懍乎於御朽
至如昆吾遠貴肅眘奇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貝冑雍
弧之用犀渠闕鞏之般鑄名劒於尚方積琱戈於武庫
熊羆百萬貔豹千羣利盡五材威加四海爰於農隙有
事春蒐舍爵策勳覲使臣之以禮沮勸賞罰廼示民以

知禁盛矣哉信百王之不易千載之一時也昔上林從幸相如於是頌徳長楊校獵子雲退而為賦雖則體物緣情不同年而語矣英聲茂實蓋可得而言焉其辭曰惟則天以稽古統資始於羣分膺録圖而出震樹司牧以為君既濟寛而濟猛亦乃武而乃文北怨勞乎啟履南代盛於唐勛彼周干與夏戚粤可得而前聞我大陳之創業乃撥亂而為武戡定艱難平一區宇從喋喋之樂推爰蒼蒼而再補故累仁以積徳諒重規而襲矩惟

皇帝之休烈體徇齊之睿哲敷九疇而咸叙奄四海而有截既搜揚於帝難又文思之安安幽明請吏俊乂在官御璇璣而七政辨朝玉帛而萬國歡昧旦丕顯未明思治道藏往而知來功參天而兩地運聖人之上德盡生民之能事於是禮暢樂和刑清政肅西泉析支東漸蟠木磬圖諜而效祉漏川泉而褆福在靈貺而必臻亦何思而不服雖致治之隆平猶戒國而强兵選羽林於六郡詔蹶張於五營兼折衝而餘勇咸重義而輕生遂

乃因農隙以教民在春蒐而習戰命司馬以示法帥掌固而清甸道守甸始以前驅伏鉤陳而後殿抗鳥旌於析羽飾魚文於被練爾乃革軒按轡玉虯齊鞅屯左矩以啓行擊右鍾而傳響交雲罕之掩映紛劍騎而來往揖攝提於斗極洞閶闔之弘敞跨玄武而東臨欵黄山而北上隠圓闕之迢遞届方澤之塏爽于斯時也青春晩候朝陽明岫日月光華煙雲吐秀澄波瀾於江海静氛埃於宇宙乘輿乃御太一之玉堂授軍令於紫房蕴龍

韜之妙筭誓武旅於戎場銳金顔於庸蜀躪鐵騎於漁陽彀神弩而持滿彏天弧而並張曳虹旗之正正振夔鼓之鏜鏜八陳肅而成列六軍儼以相望拒飛梯於縈帶聳樓車於武岡或掉鞅而直指乍交綏而弗傷裁應變而蛇擊俄蹈厲以鷹揚中小枝於戟刃徹蹲札於甲裳聊七縱於孟獲乃兩禽於下莊始軒軒而鶴舉遂離離以鴈行振川谷而横八表蕩海岳而耀三光諒窈冥之不測羌進退而難常亦有投石扛鼎超乘挾輈衝冠

聳劒鐵楯銅頭熊渠殪兕武勇操牛雖任鄙與賁育故無得而為仇九攻既決三畧已周鳴鐲振響風卷電收於是勇爵班金奏設登元凱而陪位命方邵而就列三獻式序八音未闋舞干戚而有豫聽鼓鞞而載悅俾挾纊與投醪咸忘軀而殉節方席卷而橫行見王師之有征登燕山而戮封豕臨瀚海而斬長鯨望云亭而載躍禮升中而告成實皇王之神武信蕩蕩而難名者也陳主嘉之賜馬一匹及陳滅歸國為通直郎直内史省貧

無產業每傭書養親怏怏不平嘗為五言詩以見意情理悽切世以為工作者莫不吟咏未幾拜內史舍人煬帝即位顧遇彌隆祕書監河東栁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歎曰海內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俄遷內史侍郎以母憂去職哀毀骨立有詔起令視事拜見之日殆不能起帝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詔令進肉世基食輙悲哽不能下帝使謂之曰方相委任當為國惜身前後敦勸者數矣帝重其才親禮逾

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黄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藴等參掌朝政于時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數帝方凝重事不庭决入閤之後始召世基口授節度世基至省方為勑書日且百紙無所遺謬其精審如是遼東之役進位金紫光禄大夫後從幸鴈門帝為突厥所圍戰士多敗世基勸帝重為賞格親自撫循又下詔停遼東之事帝從之師乃復振及圍解勲格不行又下伐遼之詔由是言其詐衆朝野離心

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帝不從但答云卿是書生定猶恇怯于時天下大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止又以高熲張衡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已雖居近侍唯諾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乃抑損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之知也嘗遣太僕楊義臣捕盜於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鼠竊雖多

未足為慮義臣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京都賊據洛口倉城内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欷嗚咽帝為之改容世基見帝色變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来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羣盗所殺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賊

聞奏世基貌沉審言多合意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
為比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其奢靡雕飾器
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攜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
頑鄙無賴為其聚斂鬻官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
寶盈積其弟世南素國士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贍由
是為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宇文化及殺逆也世基
乃見害焉長子肅好學多才藝時人稱有家風弱冠早
沒肅弟熙大業末為符璽郎次子柔晦並宣義郎化及

將亂之夕宗人虞伋知而告熙曰事勢以然吾將濟卿南度且得免禍同死何益熙謂伋曰棄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懐自此訣矣及難作兄弟競請先死行刑人於是先世基殺之

裴藴

裴藴河東聞喜人也祖之平梁衛將軍父忌陳都官尚書與吳明徹同沒于周賜爵江夏郡公在隋十餘年而卒藴性明辨有吏幹在陳仕歷直閤將軍興寧令藴以

其父在北陰奉表於高祖請為內應及陳平上悉閱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蘊上以為夙有向化之心超授儀同左僕射高熲不悟上㫖進諫曰裴蘊無功於國寵踰倫輩臣未見其可上又加蘊上儀同熲復進諫上曰可加開府熲乃不敢復言即日拜開府儀同三司禮賜優洽歷洋直棣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業初考績連最煬帝聞其善政徵為太常少卿初高祖不好聲技遣牛弘定樂非正聲清商及九部四儛之色皆罷遣從民至是蘊

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齊梁陳樂家子弟皆為樂户其六品已下至於民庶有善音樂及倡優百戲者皆直太常是後異技淫聲咸萃樂府皆置博士弟子遞相教傳增益樂人至三萬餘帝大悅遷民部侍郎于時猶承高祖和平之後禁網踈闊户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猶詐為小未至於老已免租賦藴歷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條奏皆令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又許民相告若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家代輸賦

後是歲大業五年也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謂百官曰前代無好人致此罔冒今進民户口皆從實者全由裴藴一人用心古語云得賢而治驗之信矣由是漸見親委拜京兆贊治發擿纖毫吏民懾憚未幾擢授御史大夫與裴矩虞世基參掌樞密藴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則曲法順情鍛成其罪所欲宥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付藴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稟

承進止然後决斷縕亦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或重或輕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時人不能致詰楊玄感之反也帝遣縕推其黨與謂縕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為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縕由是乃峻法治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帝大稱善賜奴婢十五口司隸大夫薛道衡以忤意獲譴縕知帝惡之乃奏曰道衡負才恃舊有無君之心見詔書每下便腹非私議推惡於國妄造禍端論其罪名

似如隐昧源其情意深為悖逆帝曰然我少時與此人相隨行役輕我童穉共高熲賀若弼等外擅威權自知罪當誣誷及我即位懐不自安頼天下無事未得反耳公論其逆妙體本心於是誅道衡又帝問蘇威以討遼之策威不願帝復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賊乃詭荅曰今者之役不願發兵但詔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關内奴賊及山東歴山飛張金稱等頭别為一軍出遼西道諸河南賊王薄孟讓等十餘頭並給舟楫浮滄海道

必喜於免罪競務立功一歲之間可滅高麗矣帝不懌曰我去尚猶未克鼠竊安能濟乎威出後藴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許多賊帝悟曰老革多姦將賊脇我欲搭其口但隱忍之誠極難耐藴知上意遣張行本奏威罪惡帝付藴推鞫之乃處其死帝曰未忍便殺遂父子及孫三世並除名藴又欲重己權勢令虞世基奏罷司隸刺史以下官屬增置御史百餘人於是引致姦黠共為朋黨郡縣有不附者陰中之于時軍國多務凡是

興師動衆京都留守及與諸蕃互市皆令御史監之賔客附隷徧於郡國侵擾百姓帝弗之知也以度遼之役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及司馬德戡將為亂江陽長張惠紹夜馳告之緼共惠紹謀欲矯詔發郭下兵民盡取榮公護兒節度收在外逆黨宇文化及等仍發羽林殿脚遣范富婁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蕭鉅及燕王處分扣門援帝謀議已定遣報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實抑其計須臾難作緼歎曰謀及播郎竟悮人事遂見害子愔為

尚輦直長亦同日死

裴矩

裴矩字弘大河東聞喜人也祖佗魏都官尚書父訥之齊太子舍人矩繈褓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矩曰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務矩始留情世事齊北平王貞為司州牧辟為兵曹從事轉高平王文學及齊亡不得調高祖為定州總管召補記室甚親敬之以母憂去職高祖作相遣使

者馳召之參相府記室事及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既破丹陽晉王廣令矩與高熲收陳圖籍明年奉詔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進等相聚作亂吳越道閉上難遣矩行矩請速進上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所部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柵屯大庾嶺共為聲援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據愿長嶺又擊破之遂斬師舉進軍自南海援廣州仲宣

懼而潰散矩所綏集者二十餘州又承制署其渠帥爲刺史縣令及還報上大悅命升殿勞苦之顧謂高熲楊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敝卒徑至南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功拜開府賜爵聞喜縣公賚物二千段除民部侍郎尋遷内史侍郎時突厥强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即宇文氏之女也由是數爲邊患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先發其事矩請出使說都藍顯戮宇文氏上從之竟如其

言公主見殺後都藍與突利可汗搆難屢犯亭鄣詔太平公史萬歲為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為行軍長史破達頭可汗於塞外萬歲被誅功竟不録上以啓民可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為尚書左丞其年文獻皇后崩太常舊無儀注矩與牛弘據齊禮參定之轉吏部侍郎名為稱職煬帝即位營建東都矩職修府省九旬而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畧諸商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

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國設防止及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裔禮教之所不及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與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来畧知户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産全無纂錄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有興亡

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因襲昔名兼復部民交錯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北葱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餘淪没掃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皇上膺天育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臣既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傳訪採胡人或有所疑即譯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即丹青模寫為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

四十四國仍别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横所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虚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為傳户民數十即稱國王徒有名號乃乖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千户利盡西海多產珍異其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敦煌至于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

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葱嶺又經鏺汗蘇對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女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反

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渾分領羌胡之國為其擁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為臣妾聖情含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存安輯故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既從渾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四夷經畧咸以委之轉民部侍郎未視事遷黄門侍郎帝復令矩往張

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帝有事於恒岳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儛諠譟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騎乘塡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懾懼朝貢相續帝謂

矩有綏懷之畧進位銀青光禄大夫其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技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數萬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月乃罷又令三市店肆皆設帷帳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民貿易所至之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歎謂中國為神仙帝稱其至誠顧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算未發之頃矩輙以聞自

非奉國用心孰能若是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畧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為蕃人交易懸遠所以城伊吾耳咸以為然不復来競及還賜錢四十萬矩又白狀令反間射匱潛攻處羅語在突厥傳後處羅為射匱所迫竟隨使者入朝帝大悅賜矩以貂裘及西域珍器從帝巡于塞北幸啓民帳時高麗遣使先通于突厥啓民不敢隐引之見帝矩因奏狀曰高麗之地本孤竹國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漢世分為三郡晉氏亦

統遼東今乃不臣别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
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得不事使此
冠帶之境仍為蠻貊之列乎今其使者朝於突厥親見
啓民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伏之先亡脅令
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
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
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武
賁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

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後度遼之役進位右光禄大夫于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賄聞唯矩守常無贓穢之響以是為世所稱還至涿郡帝以楊玄感初平令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那部落遣闕達度設寇吐谷渾頻有虜獲部落致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後從師至懷遠鎮詔護北蕃軍事矩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為南面可汗

吒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言於帝曰突厥本淳
易可離間但由其内多有羣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
聞史蜀胡悉尤多姦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
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内
多作交關若前来者即得好物胡悉貪而信之不告始
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星馳争進冀先互市矩伏兵馬
邑下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走来
至此云背可汗請我容納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

當共殺令巳斬之故令往報始畢亦知其狀由是不朝十一年帝北巡狩始畢率騎數十萬圍帝於鴈門詔令矩與虞世基每宿朝堂以待顧問及圍解從至東都屬射匱可汗遣其猶子率西蕃諸胡朝貢詔矩醼接之尋從幸江都宮時四方盜賊蜂起郡縣上奏者不可勝計矩言之帝怒遣矩詣京師接候蕃客以疾不行及義兵入關帝令虞世基就宅問矩方畧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遥為處分恐失事機唯願鑾輿早還方可平定矩

復起視事俄而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矩以聞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為身禍其待遇人多過其所望故雖至廝役皆得其歡心時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荅曰方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令矩檢校為將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内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宫監又召將帥及兵等恣其所取因聽自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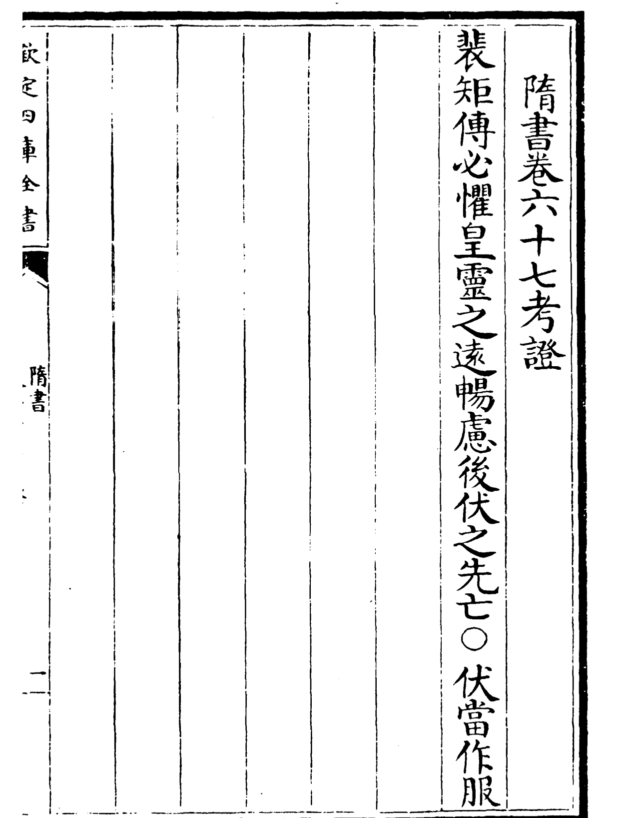
先有姦通婦女及尼女冠等並即配之由是驍果等悅咸相謂曰裴公之惠也宇文化及之亂矩晨起將朝至坊門遇逆黨數人控矩馬詣孟景所賊皆曰不關裴黄門既而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參定儀注推秦王子浩為帝以矩為侍内隨化及至河北及僭帝位以矩為尚書右僕射加光禄大夫封蔡國公為河北道安撫大使及宇文氏敗為竇建德所獲以矩隋代舊臣遇之甚厚復以為吏部尚書尋轉尚書右僕

射專掌選事建德起自羣盜未有節文矩為制定朝儀旬月之間憲章頗備擬於王者建德大悦每諮訪焉及建德度河討孟海公矩與曹旦等於洺州留守建德敗於武牢羣帥未知所屬曹旦長史李公淹大唐使人魏徵等說旦及齊善行令歸順旦等從之乃令矩與徵公淹領旦及八璽舉山東之地歸于大唐授左庶子轉詹事民部尚書

史臣曰世基初以雅澹著名兼以文華見重乜國羈旅

特蒙任遇參機衡之職預帷幄之謀國危未嘗思安君昏不能納諫方更鬻官賣獄黷貨無厭顛隕厥身亦其所也裴藴素懷姦險巧於附會作威作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裴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一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諸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美矣然承望風旨與時消息使高昌入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末師出玉門關右騷然頗亦矩之由也

隋書卷六十七



隋書卷六十七考證

裴矩傳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伏之先亡○伏當作服

隋書卷六十七

謹案卷六十六第六頁前六行帝嘗問刋本問訛同據監本改

第十五頁前六行高祖為亳州總管刋本亳訛毫據監本改

卷六十七第四頁前二行矍天弧而並張刋本天訛矢據監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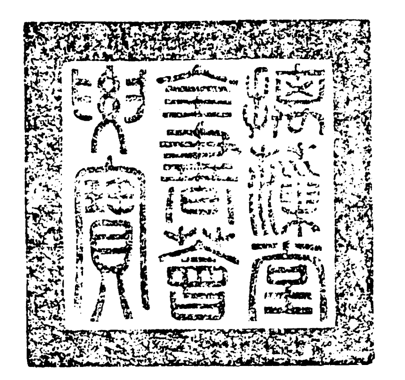
第四頁後六行望云亭而載蹕刋本云訛雲據漢書志改

第十一頁後三行魏都官尚書刋本都訛郡據毛本改

第十三頁前八行山川險易刋本川訛州據監本改

第十四頁前四行空有丘墟刋本丘訛兵據監本改

第二十頁前五行以矩為侍内按侍下當有史字



覆校官助教臣吴省蘭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劉昀